

第一章

木匠櫻桃師傅如何找到一塊像個孩子似的，既會哭又會笑的木头。

从前……

“有一位國王！我的小讀者們馬上會脫口而出。

不對，孩子們，你們錯了。從前有一塊木头。

這不是一段上等的木料，而是柴垛里一塊普普通通的木头，是冬季扔進爐子和小壁爐里用來生火和取暖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但在風和日麗的一天，這塊木头來到一位老木匠的鋪子里。這位老木匠名叫安東尼奧師傅。然而因為老木匠的鼻子尖兒總是晶瑩光亮 紅得發紫 活像一顆熟透了的櫻桃，所以大家管他叫櫻桃師傅。

櫻桃師傅剛一見到這塊木头，就露出滿心歡喜；他高興地搓了一下手，低聲嘟囔道：

“這塊木头來得正是時候 我要用它做條小桌子腿。”

他說到做到，馬上拿起一把利斧，要動手削皮，砍細。然而 當他正要砍下第一斧時 胳膊舉在空中卻不動了 因為他聽到一個很細很細的聲音哀求着說：

“可別用力打我呀！”

你們可以想象得到，那位善良的櫻桃師傅該驚奇成什麼樣子啦！

他用迷惑不解的眼睛向房間東張西望，想看看那細小的聲音能出自何方，但他沒見到任何人！他瞧了工作台面，沒有人 他打開一直關着的櫃子看 沒有人 他往盛着刨花和鋸末的

筐子里面看 也没有人 他打开店铺的门朝街上望了一眼 还是没有人！那么……

“我明白了，”于是他抓抓假发 笑着说：“看来 那个声音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们还是再来干活儿吧。”

“哎哟 你把我砍疼了！”还是那个细小的声音抱怨着 并大声叫起来。

这次樱桃师傅真的呆若木鸡了，吓得眼珠子都鼓了出来，嘴巴张得大大的，舌头伸出来直垂到下巴上，活像喷泉池子里的一尊怪物。等他刚刚又能讲话时，便开始害怕地颤抖着身子，结结巴巴地说：

“这个讲话的细小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然而这里没有任何人。难道是这块木头，他偶然地学着孩子，又哭又发牢骚吗？这个我可不能相信。这块木头就在这里，是一块用来烧小壁炉的，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是用来生火煮开一锅菜豆的啊……那么，难道里面藏着什么人吗？如果谁藏在里面，该着他倒霉。现在，我来收拾他！”

他这么说着，用双手抓起那块可怜的木头，毫不留情地朝房间的墙上撞去。然后他平心静气地倾听，看有什么细微的抱怨声没有。等了两分钟 什么也没听到 等了五分钟 还是什么也没听到；等了十分钟，还是什么也没有！

“我明白了，”于是他抓抓假发 勉强笑笑说：“看来 那个说出哎哟的细小声音是我想象出来的 还是让我们再来干活儿吧。”

因为他内心感到十分害怕，于是他试着哼出小曲来给自己壮一点胆子。

这时候，他把斧子放到一边，拿起了刨子要把木头刨平削光；但正当他上下刨着时，又听到那个细小的声音笑嘻嘻地对他说：

“请高抬贵手吧 你在我身上挠痒痒呢！”

这次可怜的樱桃师傅就像是遭了雷击，一下子昏倒了。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坐在了地上。他的脸似乎变了形，甚至那几乎一向是紫红色的鼻子尖儿，也被惊吓成铁青色了。

第二章

樱桃师傅把这块木头送给他的朋友杰佩托。杰佩托拿起木头，要把它做成一个神通广大的木偶，会跳舞 会击剑 还会翻跟头。

正在那个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吧，”木匠说 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时一个非常活跃的小老头走进木匠铺子，他的名字叫杰佩托。然而邻居的孩子们，每当拿他寻开心，气得他火冒三丈时，都叫他的外号“玉米糊”，原因是他那黄色的假发套酷似玉米做成的糊糊。

杰佩托非常爱发脾气。谁叫他“玉米糊”那就倒霉啦！他会马上变得凶如野兽，谁也没有办法制服他。

“您好，安东尼奥师傅。”杰佩托说，“您干吗这样坐在地上？”

“我教蚂蚁学算术呢。”

“这对您太有好处了！”

“杰佩托老兄，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

“是两条腿。您知道 安东尼奥师傅 我来您这儿是求您帮个忙的。”

“我在这儿时刻准备为您效劳。”木匠回答说 同时他用双膝支起身子站起来。

“今天早晨 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说出来听听。”

“我想自己做一个漂亮的木偶；一个神通广大的木偶 会跳

舞 会击剑 又会翻跟头。我想带着这个木偶周游世界 挣口饭吃 挣杯酒喝 你看怎么样？”

“好样儿的玉米糊！”还是那个细小的声音喊起来 不明白这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听到有人喊他玉米糊，杰佩托老兄被气得满脸通红，跟一个红辣椒一样，于是他向木匠转过身子，气冲冲地说：

“您干吗冒犯我？”

“谁冒犯您了？”

“您叫我玉米糊！……”

“那不是我。”

“那您看一下 难道是我叫的 我说是您叫的。”

“我没叫！”

“您叫了！”

“我没叫！”

“您叫了！”

他俩越说越激动 从动嘴到动手 他们相互揪住假发 又抓又咬，打作一团。

打完架，安东尼奥师傅发现自己的手里攥着杰佩托的黄色发套，而杰佩托则发现自己的嘴里叼着木匠的灰白色假发。

“请把我的假发还给我！”安东尼奥师傅说。

“那你也把我的还给我 然后我们重归于好。”

两位小老头，在各自拿回自己的假发套之后，紧紧握手言和，并发誓要一辈子做个好朋友。

“那么 杰佩托老兄，木匠说着 做了个和解的动作，您想让我帮什么忙呢？”

“我想要点木头 做我的木偶 您肯给我吗？”

安东尼奥师傅听后满心欢喜，马上拿起工作台上那块吓得他半死的木头。可当他正要把木头交给朋友时，那块木头猛然一震，竟从他手上滑了下去，狠狠地打在可怜的杰佩托那干瘦的胫骨上。

“哎哟 安东尼奥师傅 难道您就以这样的礼貌将您的东西



他俩越说越激动，从动嘴到动手，他们相互揪住假发，又抓又咬，打作一团。

赠送给我吗？您几乎把我打成瘸子了！”

“我向您发誓不是我干的！”

“那么 是我干的喽！……”

“全怪这块木头……”

“我知道是木头，但是您把它扔到我的腿上的哟！”

“我没有扔！”

“撒谎者！”

“杰佩托 您别得罪我 否则 我叫您玉米糊！……”

“蠢驴！”

“玉米糊！”

“笨驴！”

“玉米糊！”

“丑猴！”

“玉米糊！”

听到第三次叫他玉米糊，杰佩托禁不住勃然大怒，他向木匠猛扑过去，于是两个人大干了一仗。

打完仗后，安东尼奥师傅发现自己的鼻子上多了两道抓痕 那另一位的上衣少了两颗纽扣。这样 两个人旗鼓相当 不分胜负，最后紧紧握手，并发誓一辈子永做好朋友。

这时，杰佩托拿起这块神奇的木头，感谢完安东尼奥师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

第三章

杰佩托回到家里之后，便马上动手做木偶，并给他起名为匹诺曹。木偶最初的恶作剧。

杰佩托的家是一间底层的小房子，从楼梯口处采光照明。家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把破旧不堪的椅子，一张破破烂烂的床，以及一张破损不全的小桌子。里墙有个生着火的小壁炉，但那火是画出来的，火的旁边画着一口锅，锅里的水欢快地沸腾着，并对外冒着袅袅的热气，看上去就像真的雾气一样。

杰佩托一回到家里，便马上拿起工具，开始雕刻，制作他的木偶。

“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他叫匹诺曹。^①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好运。我认识一户人家全都叫匹诺曹，匹诺曹父亲，匹诺曹母亲，以及孩子们匹诺曹。一家人都生活得很好。他们中最富有的一个乞讨过日子。”

当杰佩托给他的木偶找到名字之后，便动手精雕细刻起来，并很快就为他做出了头发，然后是额头，再后是眼睛。眼睛做好之后，杰佩托发现木偶的眼睛竟滴溜溜地动起来，并且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你们想一下他该有多么惊讶吧。

杰佩托看到那两只木眼睛盯着自己，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于是使用愤恨的口气说：

“贼木头眼睛，干吗老是盯着我？”

没有任何人作答。

意思是松子。按着意语发音，应为匹诺吉奥。

于是做完了眼睛，又为他做了鼻子。然而鼻子刚刚做完，它就开始长起来，长呀，长呀，长呀，只几分钟工夫，就变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鼻子，还一直没完没了地长下去。

可怜的杰佩托一刻不停地切割鼻子，可他越是切割和截短，那放肆无礼的鼻子变得越长越长。

做完鼻子，又为他做了嘴巴。

嘴巴还没等做完，它便马上开始笑起来，并跟杰佩托开起了玩笑。

“别笑了！”杰佩托生气地说，可他的话就像是对牛弹琴（原文对墙而说）。

“我再对你说一遍，别笑了！”杰佩托用威胁的口气吼叫着。这时嘴巴不笑了，但整条舌头却拖了出来。

杰佩托为了不耽误自己的活计，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又继续干活儿。

做完嘴巴，又为他做了下巴，然后又做了脖子、肩膀、肚子、胳膊和手。

刚刚做完双手，杰佩托觉得头上的发套被人摘走了。他抬头望去，看见什么了？他看到他的黄色发套拿在木偶的手里。

“匹诺曹！……马上把我的假发还给我！”

可匹诺曹不但没有把发套还给他，而且还把发套戴到自己的头上，几乎把自己闷个半死。

面对傲慢无礼和寻人开心的木偶，杰佩托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伤心和难过；他转过身子对匹诺曹说：

“你这个淘气包儿子！你还没有被做完，就已经开始不尊重你父亲了，不好，我的孩子，不好！”

杰佩托擦干了一滴眼泪。

剩下要做的是腿和脚了。

杰佩托刚刚为他做完了脚，就感到鼻子尖儿上挨了一踢。

“我这是活该！”他于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现在已经太晚了！”

然后他用胳膊夹起木偶，把他放在地上，放在房间的地板

上 要让他学走路。

匹诺曹的腿僵硬，不会移动。杰佩托拉着他的手教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迈。

等到腿能让他活动了，匹诺曹便开始自己走路了，并在房间里跑起来 直到后来 他穿过家门 跑到街上 拔腿跑掉了。

可怜的杰佩托在后面跑，可怎么也追不上，因为捣蛋鬼匹诺曹像野兔一样地跳跃奔跑。他的脚板打在铺石路面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就像二十个农民穿着木屐在走路一样。

“捉住他 捉住他！”杰佩托吼叫着 然而 走在街上的人看到这块木头像跑马一样地狂奔 都停下来入迷地看着他 笑呀，笑呀 笑得简直难以想象。

最后幸亏遇到一名宪兵。^① 他听到附近的吵闹声，以为是一匹马驹从主人的手中挣脱出来，于是在大街中间勇敢地又开两条腿 决心拦住马驹的去路 以免发生更大的灾难。

然而，当匹诺曹远远地看到宪兵拦住了整条大街时，就想方设法地从他两腿中间 出其不意地钻过去 但是却没有成功。

宪兵没有挪动一步，便干净利索地抓住他的鼻子（这个鼻子过分的长 好像专门做出来是为了被宪兵们抓住的）将他交到杰佩托的手里。杰佩托为了教训 他 真想马上狠狠地拉一下他的耳朵。可他找来找去，竟然没有找到耳朵。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杰佩托会有多么惊奇啊！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在他急急忙忙地雕刻他时，居然忘记给他做耳朵啦。

于是杰佩托一把抓住木偶的长脖子 将他拖在身后 这时，他摇晃着脑袋吓唬地说：

“现在我们回家。等我们到了家 你不必怀疑 我们一定会算账的！”

匹诺曹听说要跟他算账，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不想再走了。这时，那些好奇心重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纷纷停下来，围

^① 宪兵，属于武装部队的特种部队。在和平时期，其职责为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司法警察、安全警察和军事警察的工作。

成一大群来看热闹。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可怜的木偶！”有些人说，“他不想回家是有道理的，天晓得杰佩托那家伙会怎么揍他呢！……”

还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附和地说：

“那位杰佩托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但对孩子活像个暴君！要是那可怜的木偶落到他手里，他极有可能把它打成碎片！……”

总而言之，经他们这么一说一做，宪兵放走了匹诺曹，而把那个可怜的人杰佩托带进了监狱。杰佩托一时找不出什么话语为自己辩解，哭得像一头小公牛。他一面向监狱走去，一面呜咽着结结巴巴地说：

“可恶的儿子啊！想想看，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做了个这么好的木偶啊！可我这是自作自受！我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啊！……”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简直使人无法相信，我将在这下面的章节里为你们讲述。

第四章

匹诺曹和会说话的蟋蟀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坏孩子是如何讨厌比他们懂得多的人来规劝自己的。

好吧 孩子们 我将告诉你们 当可怜的杰佩托无辜地被带到监狱时 那个淘气包匹诺曹却挣脱宪兵的魔爪 拔腿就跑 越过田野 以便尽快地回到家里 在他慌里慌张地奔跑时 他跳过高高的陡坡 翻过荆棘栅栏 跨过满水的沟渠 简直就像是被猎人们追赶着的一只小山羊或者小野兔。

跑到家门前，他看见朝街的大门半掩着。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刚刚放下门插销 便一屁股坐到地上 高兴地舒了长长的一大口气。

然而，他的那个高兴劲却只有一小会儿，因为他听到屋子里有人在叫：

“嚯嚯—嚯嚯—嚯嚯！”

“谁在叫我呀？”被吓破胆的匹诺曹问。

“是我！”

匹诺曹转过身子，看见一只肥大的蟋蟀正慢慢腾腾地往墙上爬。

“告诉我 蟋蟀 你是谁？”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我住在这屋子里有一百多年了。”

“不过今天这屋子是我的，”木偶说，“如果你真想让我高兴的话 请你头也别回地马上走开吧。”

“在我没有向你说出一个伟大的真理之前，”蟋蟀回答说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那你就告诉我 并且快着点儿。”

“不听他们父母的话，任性离开父亲家的孩子是要吃苦头的 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永远不会有好结果 而且 他们迟早会后悔莫及的。”

“我的蟋蟀 你就唱吧 像你喜欢的那样 随你唱吧。但我知道 明早天一亮 我就要离开这里 因为要是我留下来 那发生在所有孩子身上的事情也会落在我的头上，也就是说，他们会把我送到学校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我都得去读书。我向你吐露秘密吧，我对读书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欢蹦乱跳地追蝴蝶 爬树掏窝子里的小鸟来取乐。”

“可怜的小傻瓜 难道你不知道 这样做 等你长大之后就会变成一头大蠢驴 所有的人都会拿你开心吗？”

“住嘴吧 你这个不吉利的坏蟋蟀！匹诺曹吼叫起来。

可蟋蟀很有耐心，又颇有哲学家的气度，对匹诺曹的粗暴无礼不但不生气 反而以同样的语气继续说：

“你要是不喜欢上学 为什么至少不学会一种手艺 好正正当当地挣块面包呢？”

“你要我告诉你吗？匹诺曹回答说 他开始显得不耐烦了，
“在世界上的所有手艺中 真正让我喜欢的只有一种。”

“那这手艺是什么呢？”

“那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 尽情地玩乐 从早到晚地过一种流浪生活。”

“你应该知道，会说话的蟋蟀以它惯常的平静口吻说，“凡是干这种营生的人到头来几乎不是进医院 就是进班房。”

“当心点 不吉利的坏蟋蟀！.....要是你把我惹急了 倒霉的是你！”

“可怜的匹诺曹 你真让我同情你！.....”

“我为什么叫你同情？”

“因为你是个木偶 而更糟糕的是你长着个木头脑袋。”

听到最后这句话，匹诺曹火冒三丈，顺手抄起工作台上的

一把木锤子，向会说话的蟋蟀掷了过去。

也许他根本不相信会打中它，然而不幸的是，恰好打中了它的头，致使可怜的蟋蟀刚刚发出“嚅嚅—嚅嚅—嚅嚅”的叫声 然后就被打死了 僵硬地粘在了墙上。

第五章

匹诺曹饿了，找个鸡蛋想做煎蛋吃，然而在最紧要的关头，煎蛋竟从窗口飞走了。

这时候天开始黑了。匹诺曹想起自己还什么都没有吃过时，他感到肚子咕咕直响，那感觉非常像食欲。

而对孩子们来说，食欲的脚步走得太快了。实际上，短短的几分钟之后这食欲就变成了饥饿而转眼之间这饥饿又变成了一只饿狼，饿得肚子像用刀割似的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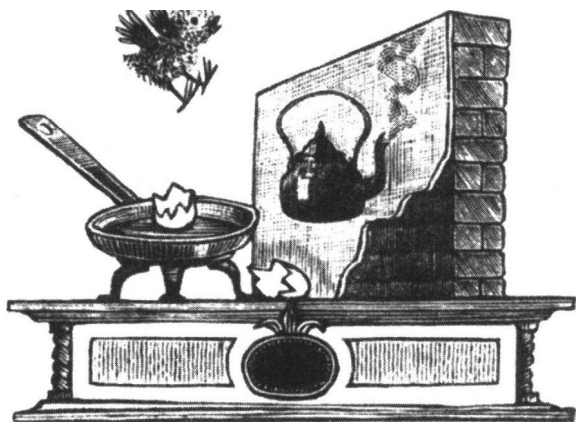
可怜的匹诺曹马上跑到炉灶前，灶子上的一口锅正在冒着热气。他要打开锅盖，想看看里面煮着什么东西。然而那锅子是画在墙上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会多么失望。他本来就已经很长的鼻子至少又长出了四指。

于是他开始在屋子里乱跑，并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和所有的壁柜，想找到一点面包，哪怕是一点干面包，一点面包皮，一块狗啃剩下的骨头，一点发霉的玉米糊，一根鱼骨刺，一个樱桃核，总而言之，一些能咀嚼的东西。然而，他什么都没有找到，一丁点儿的东西也没找到，真正地一无所获。

可与此同时，饥饿却在增长，越来越厉害。可怜的匹诺曹除了打哈欠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聊以自慰了。他的哈欠打得如此之长，有几次，嘴巴都扯到耳朵旁边了。打完哈欠，他就吐口水，这时他感到胃都离他而去了。

于是他绝望了，哭泣着说：

“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我跟自己的爸爸作对，逃出家门是错误的……要是我爸爸在这里，现在我就不会被哈欠打得死



匹诺曹打碎蛋壳 准备把鸡蛋倒进里面。但是倒出来的却不是蛋白和蛋黄，而是跑出了一只欢快无比和彬彬有礼的小公鸡。

去活来了！唉！饥饿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病啊！”

这时他好像突然看到垃圾堆里有某种又圆又白的东西，完全像是一个鸡蛋。他一跃而起，只跳了一下，就扑到了它的跟前。那果真是只鸡蛋。

木偶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对此必须善于想象。他几乎以为是在做梦。他把鸡蛋捧在手里转来转去，又抚摸又亲吻，边亲吻边说道：

“现在，我该怎样煮它呢？把它做成煎蛋？……不行，最好把它放在盘子里面蒸熟！……啊，如果在平底锅里煎着吃，不是更有味道吗？啊，如果蒸得鸡蛋能喝呢？不行，最快捷的办法还是在盘子里蒸着吃，或是在小平底锅里做着吃，因为我太想把它吃了！”

说到做到，他把小平底锅放到装满烧炭的火盆上，小平底锅里既不放油，也不放黄油，而是倒入一点儿水。当水刚刚开始冒气时，吧嗒一声，他打碎蛋壳，准备把鸡蛋倒进里面。

但是倒出来的却不是蛋白和蛋黄，而是跑出一只欢快无比和彬彬有礼的小公鸡。这只小公鸡行完一个优美的屈膝礼，说道：

“匹诺曹先生，万分感谢，谢谢您让我节省了力气，不用自己啄破蛋壳了，再见，祝您身体好，并向您的家人致以热情的问候！”

小公鸡说完这些话，便展开翅膀，从敞开着的窗户飞出去，从视线里消失了。

可怜的木偶站在那里，好像被惊呆了，两眼一动不动，嘴巴张开，手里拿着蛋壳。此后，等他从最初的惊愕中清醒过来时，他便放声大哭起来，并失声叫喊，绝望地直在地上跺脚，边哭边说：

“还是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如果我不离家出走，如果我爸爸在这里，我现在就不会饿得要死了！哎哟，饥饿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病啊！”

因为他的肚子从来没有这样不停地咕咕响过，而他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叫它安静下来，他想走出家门，想到附近的小镇去转转，盼望着能遇见某位好心人，能施舍一点面包给他充饥。

第六章

匹诺曹把脚放在火盆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两只脚全被烧掉了。

那真是一个地狱般可怕的夜晚。雷声隆隆，闪电阵阵，天空好像被点着了火一般，冰凉透骨的大风疯狂地呼啸着，掀起一眼望不到边的滚滚尘埃，把田野里的所有树木刮得嘎吱作响。

匹诺曹非常害怕雷鸣电闪，但是饥饿感比恐惧更强烈，因此他靠近家门向外飞奔起来，只跳了一百下左右他就来到了一个村镇上，他的舌头伸出老长，嘴里喘着粗气，活像一只猎犬。

然而他看到的是一片漆黑，没有一个人影。店铺都关着门，家家门窗紧闭，街上连条狗都没有。仿佛是个死人住的村落。

这时匹诺曹受到绝望和饥饿的驱使，找到了一家的门铃，开始不停地按铃，他自言自语道：

“总会有人探头看看的。”

果然，一个小老头从窗口探出头来。他头戴睡帽，大发雷霆地喊道：

“在这个时辰您要干什么？”

“劳驾，您能给我一点面包吗？”

“您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小老头回答说，他以为要跟一个淘气包打交道了，那些讨厌的孩子往往深更半夜去按别人家的门铃来取乐，去打搅正在安安静静地睡觉的好人。